

英 国 O M N I B U S 经 典 版 本

[英] 保罗·霍尔姆斯 著

德彪西

A sepia-toned portrait of Claude Debussy, a French composer, is centered on the cover. He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white shirt with a high colla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rtrait is a soft, out-of-focus landscape with trees and a body of water.

Debussy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
传记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德彪西

[英] 保罗·霍尔姆斯 著 杨敦惠 译 萧韶 审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1667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彪西/(英)霍尔姆斯著;杨敦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

书名原文:Debussy

ISBN 7-214-02430-6

I. 德… II. ①霍… ②杨… III. 德彪西, C.
(1862~1918)-传记 IV. K835.65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3403 号

书 名	德彪西
著 者	[英]保罗·霍尔姆斯
译 者	杨敦惠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75 插页 2
字 数	126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30-6/K·371
定 价	1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导 读

音乐的印象主义

当我年轻时，第一次听到德彪西 (Achille-Claude Debussy, 1862 ~ 1918) 的音乐，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以后，接触他的作品越多，对他的喜爱就与日俱增，甚至因此引发了对绘画的印象主义及文学的象征主义的兴趣。

德彪西不仅是欧洲钢琴音乐史上的奇葩，他还打破了德意志浪漫主义雄霸欧洲乐坛近一个世纪的局面，使法国音乐重新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也为现代音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德彪西出身于并不富裕的家庭，所幸他的音乐天分未被忽视，深具慧眼的音乐老师福洛维尔 (Maute de Fleurville) 夫人竭尽所能地教导他，使他得以在 11 岁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本书对他的求学情形有很生动的描述，例如教学严苛、专门以培养“巨匠音乐家”为目标的钢琴教授马蒙泰尔 (A. Marmontel) 评论他“并不爱好钢琴，不过他爱好音乐”。德彪西几乎从不规规矩矩地练习和

声习题，老是加一些奇异的和弦，所以“严厉的批评与愤怒的铅笔眉批不断落在这位学生的头上与音乐簿上”。尽管如此，杜兰(Emile Durand)教授还是说：“当然，它完全不正统，然而，的确非常有创意。”德彪西后来加入了吉罗(Ernest Guiraud)的作曲班，这位恩师不但鼓励他锲而不舍地争取罗马大奖，也在他后来险遭退学时极力庇护他。

德彪西曾经像当时的许多法国作曲家一样，成为一位“瓦格纳的推崇者，严重到忘却了基本的礼节”。在这个“拜罗伊特老鬼才”的阴影下，德彪西挣扎了许久，终于在碰到萨蒂(E. Satie)后，找到了另一个自我。另外，他也受到印象画派莫奈、塞尚等人创作理念的影响，并结合了象征主义手法，创作出《牧神的午后前奏曲》(1894)这样的杰作，跻身当时一流的法国作曲家行列。

即使像德彪西这样的天才，在创作的过程中，还是充满着彷徨、情绪化与自我怀疑，甚至有“近乎精神崩溃的恐惧感”，像谱写《佩莱阿斯与梅丽桑德》，前后历时十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修订、重写，终于在1902年成就了这部印象主义的抒情剧。这部歌剧在各地的演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成名并没有带给德彪西经济上的保障，那些不欣赏他的人仍然毫不留情地诋毁他，加上他的绯闻，以及后来对妻子的遗弃，都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最后，他隐居起来，继续他永无休止的创作。

大自然对德彪西永远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他甚至声称“我把神秘的大自然当做我的宗教”，于是他聆听

大海的声音，树叶里的风声、鸟鸣，观察地平线的曲度。他的乐曲中处处可见与大自然有关的标题：《春天》、《大海》、《月光》、《雨之庭园》、《倒影》、《西风所见》、《雾》、《落叶》……不过他对标题音乐的看法和柏辽兹及李斯特大异其趣，从他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前奏曲集》（二卷）中，将标题用小字附在乐曲终结处，当可窥知一二。

德彪西从46岁开始与癌症搏斗，但病魔并没有摧毁他，上述的《前奏曲集》、管弦乐《意象》等都是在生病期间完成的，他甚至还完成了《肖邦全集》的编辑工作。他在病入膏肓时仍表示：“我下决心要忽略我的身体状况，要回到工作上，而不再受这无比霸道的疾病所奴役……如果我注定很快要消失于人世，那么我希望自己至少尝试着恪尽职责。”

读霍尔姆斯（Holmes）写的这本德彪西传记，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交替期一位伟大作曲家的心路历程，分享了他的喜怒哀乐，以及如何开创出一片前所未有的音乐天地，建立了音乐的印象主义。

柏林自由大学音乐博士 颜绿芬

目 录

导读	音乐的印象主义	1
1	早年	1
2	求学与旅行	11
3	罗马	33
4	波希米亚人	44
5	佩莱阿斯时期	78
6	成就与纠葛	102
7	更多的丑闻	117
8	恋家的男人	128
9	旅行与隐居	144
10	返回剧院	160
11	白与黑	183
12	最后的日子	193

1

早 年

位于圣热曼昂莱 (St Germain-en-Laye) 小镇面包街 (Rue au Pain) 38 号的小瓷器店, 在 1862 年 8 月 22 日特别早就打烊了。虽然生意一向不怎么好, 但这一天店老



曼纽耶 - 阿齐尔·德彪西



维多琳·德彪西

板曼纽耶-阿齐尔·德彪西 (Manuel-Achille Debussy) 还有其他要操心的事。那一天他的维多琳 (Victorine) 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取名为阿齐尔-克劳德 (Achille-Claude), 而这个婴儿奇怪的双层额头似乎显示着因脑水肿所引起的畸形。

正当这对卑微的中产阶级夫妻烦恼难安时, 邻近的巴黎的音乐活动可是繁杂纷忙。沿着他们的帝王拿破仑三世刚下令铺设的精致的新大道上, 马车载着时髦人士前往午后沙龙音乐会, 去听名家弹奏肖邦的乐曲和李斯特根据歌剧主题写成的杂烩集锦; 稍后, 还想尽情享乐的人会到巴黎喜歌剧院 (Opéra-Comique) 去聆听奥芬巴赫 (Offenbach) 空洞的轻歌剧; 或者, 如果兴趣比较倾向于严肃性的节目, 则会拜访巴黎歌剧院, 这一个乐季的曲目主要是迈耶贝尔 (Meyerbeer)、哈莱威 (Halévy)、奥伯 (Auber) 的作品, 以及古诺 (Gounod) 新近受欢迎的《浮士德》(Faust)。瓦格纳 (Wagner) 的《唐豪舍》(Tannhäuser) 去年才在歌剧院惨败, 因此他的庞大阴影将有好长一段时间不会笼罩法国的音乐界, 而在第二帝国 (Second Empire) 的余年里, 音乐将持续周旋于轻浮与严肃古典之间。

阿齐尔-克劳德·德彪西并没有变成脑水肿, 虽然他的父母心怀恐惧, 他还是长成了一个正常的孩子, 只是不寻常的额头成了他一辈子最与众不同的特征。他出生两年后, 妹妹阿德蕾 (Adèle) 诞生, 而且由于瓷器店经营失败, 德彪西举家搬到巴黎郊外的克利区 (Clichy), 然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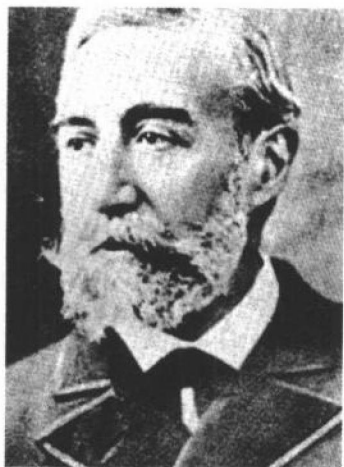


阿齐尔-克劳德·德彪西的
出生地，圣热曼昂莱小镇，面
包街 38 号

又搬到巴黎市区内的比加尔街(Rue Pigalle)上。在这里，曼纽耶换过的工作一个接一个，而他的妻子则继续担忧着儿子的健康。她是个情绪化的女人，极力保护他而不让他去上学。尽管没有什么文化素养，她还是提供了他一生仅有的一些基础教育。在这个百般呵护的环境里，阿齐尔-克劳德·德彪西逐渐发展出对精致事物的喜爱。他的妹妹阿德蕾后来曾写到他喜爱小玩意儿、装饰物，尤其是他挂在房间四周墙壁上、排列在盒子里的蝴蝶标本。然而，她对他的记忆不可能是来自非常亲密的接触，因为在她 5 岁时，她和随后出生的三个弟弟阿尔弗雷德 (Alfred)、艾曼纽尔 (Emmanuel)、欧仁 (Eugène) 都交给了他们的姨妈抚养，这位贡斯当 (Rostan) 女士喜欢称呼自己是“来自费隆尼



几个月大的阿齐尔-克劳德·德彪西



阿齐尔-安东尼·阿罗萨

耶的欧塔维”(Octavie de la ferrière)。

欧仁还在襁褓时就死于脑膜炎，不过其他人倒是存活了下来。贡斯当女士不遗余力地帮助她贫困的亲戚，因为她的情人阿齐尔-安托尼·阿罗萨(Achille-Antoine Arosa)很富有。当阿齐尔-克劳德6岁时，她将他从巴黎令人窒息的家带到阿罗萨位于法国南部戛纳(Cannes)附近的别墅去度暑假。阿齐尔-克劳德后来写到他的拜访：

我记得经过房子门前的火车轨道和远至地平线的海。有时你可以想像那铁轨从海里冒出来或跑到海里去——随你爱怎么想。还有丹提布公路(Route d'Antibes)和它的玫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同时看过这么多……还有一个挪威木



阿齐尔-克劳德·德彪西,摄于1867年

匠从早到晚唱着可能是格里格(Grieg)的歌……

阿罗萨既有钱又有文化修养，特别喜爱画作且热衷于收藏。年轻的德彪西可能曾经在他家看到过巴比松画派(Barbizon Group)的作品，包括他收藏的泰奥多尔·卢梭(Theodore Rousseau)、布丹(Boudin)和柯罗(Corot)的画作。阿罗萨也支持辛苦挣扎的年轻艺术家，这些人后来被统称为“印象派”，德彪西甚至可能曾看过他们接受阿罗萨的热诚款待。法国南部的阳光出奇地生动，色彩也比巴黎更为强烈，早期接触到的色彩和印象派技巧，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德彪西，以致他起初立志要成为一位画家；然而，他父亲已经独断地决定他长大后应该加入海军的行列，但使他更感困惑的是，他的姨妈还送他到戛纳去跟一位叫做塞如提(Cerutti)的意大利老师上了几堂钢

琴课。这个孩子才7岁，根本还不到决定未来职业的年龄，于是他继续在巴黎泼洒着颜料并敲打琴键，假日就到戛纳去。就这样又过了两年。他的父亲还是要他随时戴着一顶小小的水手帽。

尽管德彪西在巴黎的家庭并不鼓励他往艺术方面发展，但是据说老德彪西喜欢看轻松的书、戏剧与轻歌



莫特·德·福洛维尔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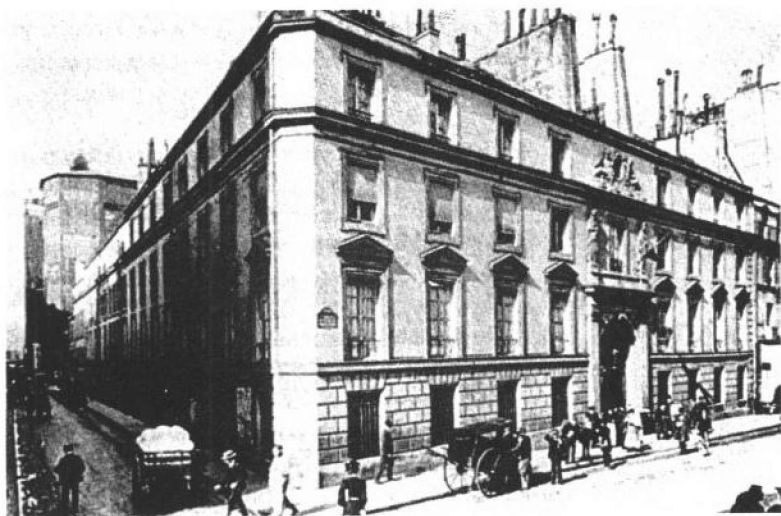
剧，而且据说，他曾在这时期带他的长子到伦敦去，还在那儿听了沙利文(Sullivan)的《爱水手的少女》(HMS Pinafore)的演出。虽然他的儿子后来说他在晚年是个“老废物”，但是他似乎是个愉悦又相当容易相处的人。由于没有永久性的工作，老德彪西常在蒙马特尔(Montmartre)区著名的黑猫(Chat Noir)咖啡屋里消磨时间，他在那儿结识的朋友里包括一位在那儿担任伴奏的轻歌剧和舞台歌曲作曲家夏尔·德·希弗里(Charles de Sivry)。无疑他在谈话中一定提过儿子对钢琴的兴趣，于是德·希维决定将这位9岁的孩子介绍给他的母亲莫特·德·福洛维尔(Mauté de Fleurville)女士，她是位钢琴家，曾经拜师肖邦，并且认识瓦格纳，她主持的沙龙音乐会吸引了许多当时著名的音乐家。她听了这个孩子的弹奏之后便宣布：“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成为音乐家！”并愿意亲自指导他准备巴黎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

1870年至1873年，在年轻的德彪西跟这位有名的女士学琴期间，正是法国和德·福洛维尔女士分别受到严重考验的几年。普法战争爆发，投机的俾斯麦(Bismarck)于1870年大举攻击诡诈多端但却毫无准备的拿破仑三世，战事拖延到1871年，在巴黎长期遭围困，许多人忍饥挨饿之后，才终于结束。拿破仑三世被革职，政府撤离巴黎，绝大部分有财势的市民逃到凡尔赛(Versailles)避难，留下平民百姓来架设防御工事并宣布成立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战败的法国遭普鲁士羞辱，而普鲁士国王威廉(Wilhelm)在凡尔赛宏伟的镜厅(Hall

of Mirrors)里宣布即位为全德国的皇帝(Kaiser),法国的新共和政府决定以武力镇压公社以结束不稳定的时局。军民持续在首都市街交战了两个月,成千上万的人不是当场死亡就是随后遭到枪决。

10岁的德彪西处于这一切动乱的中心,因为他父亲参与了公社,曾入狱一小段时间。法国所受的耻辱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日后将影响他对德国所持的看法。

到了1871年秋天,巴黎的绝大部分已成废墟,而普鲁士士兵分派驻扎在每个角落。空虚的第三帝国已结束,但是德·福洛维尔女士继续在她重新开封的房子里指导年轻的德彪西,教授他踏板的技巧,并回忆着肖邦其人其事。德彪西后来谦虚地写道:“我对钢琴仅有的一点知识都多亏她的教导。”这位女士家中此时发生了许多必须勉强忍受的事件。她的女儿嫁给了诗人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而魏尔伦最近才刚引介了17岁的诗人阿尔图·兰波(Arthur Rimbaud)给他的家人。这两人之间显然有着同性恋的关系;更有甚者,仿佛此事还不够折磨他可怜的岳母似的,兰波的个人习惯与意见总是蓄意要令每个人震惊,尤其是针对中产阶级而发。这让人很想知道10岁大的德彪西对于兰波这个解放派有什么看法,而这个无法无天、满脑子狂野的象征派诗人又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德彪西后来曾将魏尔伦的诗作谱成歌曲,虽然他深受象征派理念的吸引,却从不曾采用兰波的作品,我们大概可以假设他并不赞同这个在公园座椅上刻写渎神言论,吸大麻,扰乱一个文明家庭,又诱导



巴黎音乐学院

德·福洛维尔女士的女婿，“有系统地错乱自己的感官经验”，以寻求象征主义诗歌灵感的年轻人。

魏尔仑与兰波之间狂乱的关系持续困扰着德彪西的老师，一直到 1873 年 10 月这位年轻的钢琴家进入音乐学院都尚未止息。虽然这段时间她经历了女儿的离婚，以及她的前女婿在同一年年初因为使用左轮手枪伤及兰波而入狱，但是靠着她的敬业精神以及德彪西的才华，她顺利地指导他通过了考试。魏尔仑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称赞她，说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一位富于直觉而有才华的艺术家，一位品味精致的优良音乐家。聪明，且对她所爱的人奉献心力”。如果他能够在自己日益衰颓之时还对

她写出如此善意的描述,那么她一定不曾对这个人恶言相向。

不过德彪西就要出头了。他是个行动笨拙,但聪慧超龄的孩子,在那年秋天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期望能够成为一位钢琴名家。虽然他带着水手帽看起来像个南瓜,但他也随身带着一本泰奥多尔·德·班维尔(Theodore de Banville)的诗作。班维尔是兰波所“敬爱的老师”,也是重要的文学期刊《现代帕纳斯》(Parnasse Contemporain:“帕纳斯”为诗坛的代称)的主编,因此过去三年不寻常的文学影响显然已经在德彪西身上留下了一些永久的痕迹。